南部縣

梁之南隆縣也今縣亦隋改以部分在郡之南　廢西水縣梁大同中於此置掌天戍因掌天山為名後周閔帝元年改戍為西水縣以界内西水為名元省入南部

按府志城南五十里有西水橋是南部界　廢晉安縣

按四夷縣道記梁於此置金遷戍後周改為郡仍置晉安縣郡所理也元省入南部縣志北九十里有晉安堡

廢新政縣唐武德中於此置新城縣後以隱太子諱

德改曰蓬池取蓬水為名元省入儀隴

廣安州 管渠鄰水大竹岳池四縣

宋合果渠三州地開寶初於濃洄鎮置廣安軍取安輯之義矣元為府國朝降為州

廢渠江縣後漢為賨城縣有古賨城在焉一名始安城梁於此置始安縣唐至德年改為渠江縣宋割屬廣安軍總志渠江舊縣在廣安州北五里

渠縣

漢宕渠縣也石過水為宕水所居為渠蜀漢晉隋皆置郡於此　廢流江縣周明帝立今為縣治

鄰水縣

水出鄰山中有大磧懸流十丈者也梁置　廢鄰山縣亦梁置鄰山者其山重疊鄰比相次也隋併入今縣有鄰山鎮

大竹縣

唐則天時析鄰水縣置紀勝曰達州之地有大竹小竹

益與縣接壤者　本志云地產大竹砍伐時有白兎走出始刱白兎寺因以名邑此邑舊省鄰山宋紹興復置

岳池縣

寰宇記云岳安山在縣東三十五里高六百丈岳池之水出焉唐析南充相如所置也

潼川州　直隸管七縣

左倚梓林右枕潼水隋曰梓州五代蜀重和以後槩曰潼川　廢東廣漢郡蜀先主立　廢新都郡晉時立

廢新州梁蕭紀立　廢昌城郡西魏時立　廢東川節度使唐肅宗立　廢武德軍蜀王建立　廢静戎軍安静軍俱宋立乾道間又陞瀘南為潼川府路安撫使而潼川守臣兼果渠懐安廣安等郡兵馬事　廢郪縣常璩云漢高帝六年置舊縣在今縣南九里臨江郪王城基址見存又謂之郪郎也蜀志姜維等聞諸葛瞻破乃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即此地今在州治東　廢涪城縣本漢縣後漢初吳漢入蜀裨將臧宮拔涪城即

入鹽亭縣志永泰舊基在縣東北六十里　廢東關縣
本鹽亭雍江草市也僞蜀明德以地去縣遠遂立招輯
院宋初陞為縣元省入鹽亭志云治東百里有東關市

中江縣

後周為玄武縣隋唐因之宋祥符初勑崇真武併易今
名以神泉涪城江流所會縣治當其中也在蜀為五城
縣華陽國志云玄武漢時立倉發五城縣人尉部主之
一曰五成按爾雅注成猶重也即玄武山　廢懷歸縣

李膺蜀記云宋元嘉九年置後周併入玄武縣　廢凱州隋開皇置宋省入潼川府　廢銅山縣本蜀道銅山之北漢文帝賜鄧通鑄錢即此唐貞觀年置監上元廢為縣元省入中江憲綱離城百七十里伏獅山乃銅山舊址　廢飛烏縣故郪王城也隋開皇置取飛烏山為名元併入中江總志廢飛烏縣在潼川州西南百三十里

遂寧縣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梁者彊也西方金氣彊梁之義
春秋元命包云益州益者隘也言其氣急切而決烈也
應劭風俗通云益者阨也言其地險阨而益廣也揚子
雲方言蜀猶獨也不與外方同也又蜀賦云剛悍生其
方風謠尚其武矣
華陽國志云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其精靈則井絡垂耀
江漢遵流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
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

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詩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豳同詠故有夏聲也漢地里志云人食稻魚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然地沃人驕奢侈頗異人情物態別是一方

蜀在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先有蜀王杜宇教民務農始稱帝曰望帝禪位於相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巴

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
秦孝文王時蜀守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别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栢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謂之天府也應劭風俗通云李冰為蜀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每歲須童女二人不然為水災冰因自以女與神婚徑至神祠前

勸酒酒杯常竭冰厲聲責之因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江岸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鬬大極當相助也若知南向腰中正白者即我也須復鬬主簿因刺殺北面者江神從此絶患民思其恵今有祠存宋祁作廟碑云俗歳擊羊豕雞魚伐鼓歈籥傾數十州之人奔走鼓舞以娛悅神

漢文帝末年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後學校陵夷

俗好文刻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為之始也宋祁作廟碑云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澡熨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而賴之按廬江舊志文翁名黨李知幾詩註翁字仲翁蜀人不敢斥其名字故但稱文翁

西漢王貢傳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

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後漢書成都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建初中廉范為太守每勵以淳厚不受媮薄之説又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便而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昔日無襦今五袴

蜀志龐統說先主曰益州國富民殷戶口百萬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先主入蜀諸葛亮為相治蜀以嚴有善必獎有過必罰人皆服其公明終蜀之世南征北伐徵調無虛日不敢出怨言亮死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上勅止之不能禁

東晉之後李雄煽亂衣冠殁於夷獠蕭紀僭號疆土析入涼魏開皇混一俗染猶存隋地理志云蜀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風俗大抵

與漢中不別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重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閒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役故輕為姦藏權傾州縣此亦其一厄也

唐貞觀初高儉士廉為益州大都督隨方訓誘風俗頓

更又於李冰所創故渠之外别加疏決大獲其利乃因
暇日汲引辭人以為文會擇令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
進蜀中文學燦然復興故王勃夫子廟碑云天帝會昌
之國英靈輩出之鄉庠序由其糾合纓弁所以會同文
翁之景化不渝智士之風猷自遠也
二宗西巡疲於奔命王孟之季競為妖侈當王氏晚年
俗作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衍又好戴大
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

大帽又好褁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劉纂疏曰下之從上如風偃草以仁義理法化之則為謹愿之行以驕奢淫佚化之則為狂薄之俗今一國之人皆效醉粧臣恐邦基頹然如人之醉而不可支持也五代史唐莊宗遣李嚴來聘衍與偕朝上清宮上清宮者衍建以祠周王子晉也於時蜀都闤闠士女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民物富盛衍又驕盈歸

問口宣云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難蓋自祖宗以來式輟鈞衡之舊與衆同樂非卿孰宜也

田況成都遨樂詩序云四方咸傳蜀人好游娛無時予始亦信然之逮忝命守益柅轃踰月即及春游每與民共樂則作一詩以紀其事自歲元祖景至止得古律長調短韻共二十一章其間上元燈夕清明重九七夕歲至之類又皆天下之所共豈曰無時哉傳之者過矣蜀之士君子欲予詩聞於四方使知其俗故序以見懷予

太守出郭建高旗鳴笳鼓作馳騎之戯大讌賔從以主民樂觀者夾道百里飛蓋蔽山野讙謳嬉笑之聲雖田野間如市井其盛如此渤海吳公首作七言詩以寫勝賞席客吳中復范純仁韓宗道等更相酬和得十餘首

四月十九日泛浣花谿即大游江也任正一游記云成都之俗以游樂相尚而浣花為特甚每歲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麗服靚粧南出錦官門稍折而東行十里入梵安寺羅拜冀國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

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與其日凡為是游者
架舟如屋飾以繒綵連檣啣尾蕩漾波間簫鼓絃歌之
聲喧闐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岍結棚上下數里以閱
舟之往來成都之人於他游觀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則
傾城而往里巷閴然自旁郡觀者雖負販芻蕘之人至
相與稱貸易資為一飽之具陸務觀云予在蜀數年每
赴此會必遇晴明成都戴白之老云未嘗見浣花日雨
也

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裘
袨服扶老携幼闐道嬉游或以坐具列於廣庭曰待觀
者謂之遨床而謂太守為遨頭宋朝以益州重地嘗謀
帥以命宋公祁宰相對曰蜀風奢侈祁喜遊宴恐非所
宜宋朝不從卒遣之公先奉詔修唐書因以書局自隨
至成都每宴罷盥漱闢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
和墨伸紙望之者知公修唐書若神仙焉嘗宴於錦江
偶微寒命索半臂諸妓各送一枚公視之慮有厚薄之

嫌訖不服忍冷以歸舊俗傳誇以為談本田公況甞為成都遨樂詩二十一章以紀其實而薛公奎亦作何處春遊好詩十章自號薛春遊吕從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舊稱公知府專以嚴為治成都人謂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遺風也至清獻公為記乃曰曩時宴會皆牙校掌之蓋榷酤之利有餘人樂於為役公帑歲入亡慮千萬貫有奇自新法頒行酒坊為官所鬻牙校雖得劵錢不足自贍乃者議置成都市易務方游觀時人情瞿然減常歲之半

今公使錢歲給三萬貫常廩廩處不足譬之巨人以狹衾寢覆趾則露肩擁左則闕右甚可笑也令盤饌比舊從省樂優之給亦復過殺設遂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遠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菓者但營慕供藉以為養此遊宴之不可廢也觀公此言則蜀人之貧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以元日為始而第其事如左

正月元日郡人曉持小綵幡遊安福寺塔粘之楹柱若鱗次然以為厭禳懲咸平之亂也塔上燃燈梵唄交作

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喧闐則放燈不獨上元也王孟時閒亦放燈率無定日宋開寶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燈三夜自是歳以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門樓甲夜觀山棚變燈其斂散之遲速惟太守意也如繁雜綺羅街道燈火之盛以昭覺寺為最又為殘燈會會始於張公詠蓋燈夕二都監戎服分巡以察姦盜既罷故作宴以勞焉通判主之就宣詔亭或涵虛亭舊以十七日今無定日仍就府

人利酒息或請於府展幾日府尹亦許之

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笮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於寺之設廳既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泝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濱以事遊賞最為出郊之勝清獻公記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給遊人隨所會之數以為斗升之節自公使限錢後乃以隨行公使錢釀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以勇悍相高詩禮之訓闕如也男子衣羯羊皮鞈鞾婦
人多戴金花串以瑟瑟而穿懸珠為飾疊石為礫以居
如浮圖數重門內以梯上下貨藏於上人居其中畜圈
於下高二三丈者謂之雞籠十餘丈者謂之碉亦有板
屋土屋者自汶川以東皆有屋宇不立碉巢豹嶺以西
皆織毛毯蓋屋如穹廬其地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夷
人冬則避寒入蜀傭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為常
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西入松州苦寒特甚日耕

頗善耕稼然其性椎質各守護本業不憙作訴訟事又郡縣志云俗愿慤而好靜公議而無私有古淳質之風今亦恐漸訛矣

漢益州或治廣漢或治綿竹古語云大旱不旱蜀有廣漢蜀記云浸以緜雒故廣漢謂之淵府也新都與成都廣都各爲三都之一故號名城兼有金堂山馬綿竹以姜詩力孝宅曰汎鄉以任安教授俗併洙泗德陽有望秦之里彰明有庶遜之泉皆以人重也

郡國志云左綿界東西二川北負梁雍風氣所濡各得其偏故其俗文而不華淳而不魯剛而不很柔而不弱

三國志先主入涪宴於山上顧謂龎統曰此州之民其富樂乎陳谿唐昌草市記云諸葛武侯以蜀脞脆故令隣邑翊日而市意在習其筋力而俟之征徭又每及上春以蠶為名因定日而有所往也

寰宇記云龍州風俗與劒州同然山高水峻人多瘤而癡聾蓋山水之氣使然

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以往北客歸去
來兮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五十六

明 曹學佺 撰

風俗記第二

上下川南道屬

華陽國志云綏和五年犍為上寳磬十六劉向以為美化所降用立辟雍而士多仁孝女性貞專王莽改曰西順郡人不會更始都南陽遠奉貢職及公孫述有蜀郡

蘇軾遠景樓記云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莫之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尚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

喑啞遭欺瞞詩來使我感舊事不悲去國悲流年霏雪
錄云眉之蠶市見頴濱詩序坡有荻箔瓢輪土釜等語
蓋箔即曲薄薦蠶者也破瓢為輪土為釜者繅所用具
耳

後漢書曰岑彭至武陽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蜀人憐之為立廟歲時祠焉眉州志云五月二十三州
人賽土主祠祀岑彭其日蓋岑死事也必有霖雨之應
眉人諺云天乾不蘗乾但看五月二十三

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唱無人和
眉俗除夕守歲酒食相過名曰別歲東坡詩云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隣酒初熟西舍彘亦肥且為一日懽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頭還君老與衰

已上嘉眉

古有輶軒之使以采風俗惟嚴君平與臨邛林公孺知

之皆為揚雄所師于觀陳子昂冬夜臨邛李錄事宅集序云下官遊京國久矣接軒裳衆矣池臺鍾鼓雖有會於終朝琴酒管絃未窮懽於永夕豈非殊我親愛異我風俗而使臨堂有懷開樂增歎者也何功曹舊州耆老迹尚於沉冥李錄事吾土賢豪義多於游俠樓臺若晝臨故國之城池軒蓋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於是而與自此而游安得不放意留懽遺老忘死者歟文同桂花閣記畧云邛為要州地物繁縟俚師陋士亦備文采章逢

彬蔚實逾於他邦矣
華陽國志云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俠於蜀資我豐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尚故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簫鼓歌吹擊鐘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食貨以為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自至也宋張上行曰此郡昔有四利今有四害曰茶曰鹽曰酒曰鐵他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而吾邛獨全昔以為利民競豪富今以為害

舊説黎州常多風雅州常多雨故謂黎風雅雨九州要
記云沉黎縣即諸葛武侯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石樓
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為樓地多長松
而無雜木孫漸清嘯樓記云襟帶邛筰羈縻諸番郡縣志
云宋初曹光實父子以忠義奮迨皇祐始有登科者
雅州志云西郭有聖母廟出靈關道天聖八年西戎叛
神默相戎潛遁賜號金蟬聖母紹興間金將侵蜀甚急
宣撫吳玠及弟璘夢聖母傳九曲陣法後戰一晝夜十

長則拔去上齒加狗牙以爲華飾今有四牙長於諸牙而脣高者別是一種能食人無長齒者否俗信妖巫擊銅鼓以祈禱至今蘆山縣新安鄉五百餘戶即其遺人也

巳上卭雅

敘南古戎州取西戎即敘之義蜀人呼敘爲遂不知何所本華陽國志稱其民徵巫好鬼妖圖經云夷夏雜居風俗各異蓬戶茅簷椎髻詭服頓首拊掌而歌杜甫宴

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水仙賜以美樂揚聲悲歌船人學之吉甫聞其聲援琴作子安之操尚有遺音焉

孝子傳云僰道縣孝子隗通為母汲江裔水天為出平石生江中今石在馬湖江縣民多踞此石以汲水又有吳順養母至孝赤烏巢其門人皆化之

益部耆舊傳引諺云符有先絡僰道張帛帛子廟在鴛鴦圻有飛霞井赤颷自井中出貫日觀者如堵因建飛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五十七

明 曹學佺 撰

風俗記第三

上下川東道屬

臣蘇軾撰燕若古知渝州詞頭云敕具官燕若古汝向以才選奉使東方官省而歸因以得郡蓋可謂異恩矣巴峽之嶮邑居褊陋負山臨谷以爭尋常獨渝爲大州

何常我思古人令聞令望而其失在於重遲魯鈍素樸無造次辯麗之氣俗之送葬必高墳瓮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贈襚兼加贈賻過禮焉

漢桓時巴部太守但望上䟽曰郡治江州時有温風遥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剛嶮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

衆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略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為用決訟失其情或擄掠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混疆畔而為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麝臍以百計市蜂蠟以千計貧則夷以長吏為侮寬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猛則鳥獸駭而奏簪中奚至令得其人箝垢爬痒民以安堵而異時號為難治吾不知其説也

已上重慶

用爾若遠民無告非獨汝咎將咎薦者可不勉哉丁謂
移城記云州居高唐上游即白帝舊址雉堞登降里閈
重複倚山抱江逶迤數里而南北咫尺衡門比屋構之
磴道往往編苫架竹家於洲渚隨波遷徙莫寧厥居無
巷市無阡陌或人火為災則東西路絶樸滅無所層甍
疊棟盡煨燼而後已故家至戶到每穴地以藏產其為
僻陋也如是本道轉運使薛顏知州侯延賞得郡民狀
願遷於瀼西即永安故宮有唐之舊城也民樂新構如

歸如趨旁瞻瞿唐下瞰陣磧通莊大道坦若棊布蚩蚩之氓出處平陸涵泳方洲於是乎始知土著之爲適與杜少陵蜀先主廟詩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宫翠華想像空山裏王殿虚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寉歲時伏臘走村童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圖經夔人重諸葛武侯以人日傾城出遊八陣圖謂之蹹磧遊婦人拾小石之可穿者貫以彩索繫於釵頭以爲一歲之祥府帥宴於磧上王梅溪詩今日爲人日

傾城出江臯遨頭老病守呼賔酌春醪陸務觀詩鬼門
關外逢人日踏磧千家萬家出
常璩志郡與楚接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材宋何郯
夫子殿記云䕫為州於巴東最大其風俗嗜好語言較
荊楚不甚遠當列國時楚顯顯多良才䕫為楚疆至今
未聞有用儒顯者民家子弟壯則逐魚鹽之利富有餘
貲輒以奉事鬼神它則不暇知耳李貽孫都督府記云
其人豪其俗信鬼其税易征其民不偷也

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竿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值百憂寬王龜齡詩夔州苦無井俗瘿殊可憐丁寧後來者莫負義名泉按趙不拙義泉記不知誰氏子告郡帥引三泉每擔輒鬻十金入公帑大暑中烈日如灼細民操瓢遶舟傍徨噍津欲涓滴潤喉有不可得自待制王公十朋始下令罷之易名為義泉任民取用一方大悅

杜詩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

知得共君相見否近來魂夢轉悠悠微之以詞人謫居牢騷之感或甚其詞者與

大寧監圖經云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吳蜀之貨盛萃於此監地接朐䏰多瘴土人以茱萸嚸茶飲之可辟嵐氣以其味辛名曰辣茶題名記大寧僻在東南軒冕者寡而封畛之内皆樂善之編氓也

夫竹枝者閭閻之細響風俗之大端也四方莫盛於蜀蜀尤盛於夔杜子美白帝詩云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

枝萬州圖經云正月七日鄉市士女渡江南蛾眉磧上作鷄子卜擊小鼓唱竹枝歌開州志云俗重田神男女皆唱竹枝巫山志云琵琶峯下女子皆善吹笛嫁時羣女子治具吹笛唱竹枝詞送之則夔俗比比如是矣老杜夔州歌八絶句即所稱遲回悶風俗涕泗閲興衰也詩云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霸主幷吞在物情赤甲白鹽俱

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
流無限似儂愁江上朱樓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紋生橋
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日出三竿春霧消江
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成都萬里橋兩
岍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
安宮外踏青來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
恨人心不如古少時東去復西來瞿唐嘈嘈十二灘人
言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巫

峽蒼蒼烟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箇裏愁人腸自斷由
來不是此聲悲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
釧金釵看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蘇子由竹枝詞云舟
行千里不至楚忽聞竹枝皆楚語楚言啁哳安可分江
中明月多風露扁舟日落駐平沙茅屋竹籬三四家連
舂並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可憐楚人足悲訴歲
樂年豐爾何苦釣魚長江江水深耕田種麥畏狼虎俚
人風俗非中原處子不嫁如等閒雙鬟垂頂髮已白負

水採薪長苦艱上山採薪多荊棘負水入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龜水重還家足無力山深瘴暖霜露乾夜長無衣猶苦寒平生有似麋與鹿一旦白髮已百年江上乘舟何處客列肆喧嘩占平磧遠來忽去不記州罷市歸船不相識去家千里未能歸忽聽長歌皆慘悽空船獨宿無與語月滿長江歸路迷路迷鄉思渺何極長怨歌聲苦淒急不知歌者樂與悲遠客乍聞皆掩泣予以萬歷壬子歲再過夔門亦作竹枝詞九首詠之聊以

見今昔之感而行路之難也詩云相公泉眼小於錢門
外江流在眼前青鞵素足朝行汲來往人看似水仙早
看東南暮看西蜀天只怕上頭低東邊日出純無用雲
暗上頭三尺泥赤甲白鹽高刺天東屯相接草堂邊杜
陵老叟是何物口裏吟詩來課田君居北井妾南沱對
面相看隔路多須趂漁舟過急峽還隨鳥翼上斜坡丞
相行師說有神陣圖開處畫圖新新歲踏青來磧上誰
家潔白勝於人刺花黃白鬬妖嬌香氣闇過七里饒刺

似儂針花似錦鬢邊樣作手中挑吳船越艑富錢財鋏
鎖橫江擅不開販鹽惡少截闗去不識瞿塘灧澦堆今
日峰高雲束腰平平一掌是明朝朝來出門又如是儂
是好言郎莫焦君莫畏途途不危世途回首一看時人
心屈曲如朐腮瘽氣衝人人不知
已上夔州
遵義圖經云其俗敦龎淳固以耕植為業鮮相侵犯天
資忠順悉慕華風

不減成都唐薛能詩蜀音連井絡秦分隔襃斜陸游詩
邊樂無時寇巴蜀語音漸正近咸秦
閬中人以譙𤋮君黃爲土主元陳友慶祠記云侯墓在縣
北十里譙壩廟在街東邦人旱澇災疾禱之隨應宋嘉
熙間封寧福忠祐侯賜靈惠額
杜甫南池詩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
頃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清源多衆魚遠岓
富喬木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

風俗

滕王亭子詩云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已上俱為郡人遊集之所

利州圖經呼為小益對成都為大益也舊志云自城以南純帶巴音由城以北襍以秦語唐歐陽詹集貞元中吳興沈公長源牧利州其為政五年予旅遊乎利覩人

巴州振文堂記惟兹巴土實壁集二州之地風俗安於
簡儉樂於歌舞本州志有僧問演和尚曰如何謂之巴
州荅云灰界勾絲地雲垂挿繭天薛能嘉陵驛詩雹凉
隨雨氣江熱傍雲根蠶月繅絲路農時碌碡村觀察使
定原呂顓先蠶祠詩花纈冰紈寸寸絲箇中消息幾人
知掇桑試語巴江女好爇名香報繭師
宋彭永上元詩云巴人最重上元時老稚相携看點詩
行樂歸來天向曉道旁聞得喚蠶絲注云巴俗元宵三

閩因以竹符分命試吏而蓬萊二郡各介一方牧人者但不擾其心不奪其力則雖華夷南北土物不同皆可以自足自遂矣宜用此道往安養之

蓬州志云城南開元寺有五如來殿為一郡之最元宵燈火最盛山谷之民畢出太守為華嚴會以領略遊人者五日號為蠶叢之勝蠶事自三月起至九月乃止謂之九熟蠶

宋廣安志近世以來儒風尤勝人物間出不減果遂方

德垂澤捜賢修文皇化欣欣煦然如春蜀之北兮可以
往北客歸去來兮

總録

顔之推曰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
光問此是何物有一蜀竪就視荅云是豆逼耳相顧愕
然命取將來乃一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為逼時莫之
解吾云三蒼説文此字白下呼為乚皆訓粒通俗文音
及反

續博物志蜀人以痎痷為奴婢痷
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魯詩有美
一人陽如之何言我奈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亦此意出丹鉛錄
尋長也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
跂𢓜登也梁益之間曰𢓜或曰跂
抵儌會也雍梁之間曰抵凡會物謂之儌
踦奇也梁楚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踦雍梁之郊

孟為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蓋先兆云出外史檮杌

老學菴筆記蜀人見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

曰噫嘻宋景文云李白蜀道難曰噫嘻蜀人發語辭也

高僧傳云蜀人以太甚為太力

譎權詐也梁益曰謬出韻會

格陛也梁益之間曰格出爾雅

肖類法也西楚梁益之間凡言相類者則謂之肖肖者

似也

惧恧慙也梁益之間言心内慙矣
私纖小也梁益之間凡物小者謂之私小或曰纖繒帛之細者謂之纖已上俱方言
成都一槩呼求事官人為乞措大按王氏見聞錄成都有丐者許稱落泊衣服藍縷常巡市鄽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為其言語悲嘶形容顑頷故也居昇僊橋側後有勢家於所居傍起林亭欲廣其池館遂强買之及闢其圭竇則兩間大屋皆

貯散錢滿計數十萬鄰里莫知

魏畧云新城孟太守道蜀猪豚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𤋎飴蜜以助味

蜀人二月好以豉雜黄牛肉為甲乙膏非尊親厚知不得而預其家小兒三年一享

杜甫在蜀日以七金買黄兒米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桶衫柹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俱雲仙雜記

蔽膝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褌出方言